



一只感动了美国的中国鹦鹉

[美] 奥戴丽·朗宁·托平/著
Audrey Ronning Topping
崔扬/译

我是超级查理!



鹦鹉查理



CHARLIE'S
WORLD

中国工人出版社



CHARLIE'S
WORLD

[美] 奥戴丽·朗宁·托平/著
Audrey Ronning Topping

崔扬/译

[美] 内文插图/朱迪丝·埃科诺莫斯
内文设计/宗予斌

查理的世界

中国工人出版社

Charlie's World

中文简体字版©2003 中国工人出版社
本书由作者奥戴丽·朗宁·托平授权出版
图字：01-2003-601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鹦鹉查理 / (美) 奥戴丽著：崔扬译 -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10
ISBN 7-5008-3164-1

I. 鹦… II. ①奥…②崔…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332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62005038 (传真)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80 千字

印 张 6.25

插 图 70

定 价 19.80 元

书 号 ISBN 7-5008-3164-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1	第一章 猫街邂逅
7	第二章 查理有了一个家
19	第三章 查理的香港伙计
31	第四章 了解查理
41	第五章 性格火爆的查理
53	第六章 中国南海上的混乱
65	第七章 超级查理跳楼了
75	第八章 奥戴丽离开查理去中国
87	第九章 红卫兵把奥戴丽送回查理身边
99	第十章 查理环飞世界
107	第十一章 查理发现美国
119	第十二章 查理的四腿伙计
137	第十三章 可怕的青春期
151	第十四章 查理恋爱
159	第十五章 倒霉的查理
165	第十六章 诊疗室
179	第十七章 查理学会了中庸之道
187	第十八章 最后一幕
193	鸚鵡墓志铭
194	查理一家的后续故事

第一章 猫街邂逅

Strange Encounter on Cat Street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被查理一声公鸡似的粗哑的尖叫吓醒了。接着是农场上的各种怪声，从假声的京剧到“老麦克有个农场”之类的民歌。



一切都始于香港一条神秘的小巷猫街。中国南海的这个一个小岛上一个典型的湿热的下等狭窄的石子路上塞满了各式小摊小铺，街上挤满了世界各地的人，充斥着各种声音、气味、灯光和音乐，这就是香港奇异的生活。

我当时在设在曼德琳酒店的《普通话杂志》当编辑。我刚从酒店出来在猫街上的古玩店转悠，突然一声可怕的尖叫摇撼了湿重的空气，盖住了所有噪音和混乱。尽管天气很热，我的身体却一下僵住了。循声望去，我看见一个面目卑琐的鸦片小贩穿着肮脏的黑袍蹲在地上，周围放着一堆银嘴长烟袋，旁边的木架上站着一只可怜的桔黄冠凤头鹦鹉，他被拴着一条腿，有一只乌鸦那么大，一群衣衫褴褛的小孩正在撩拨他。小贩鼓励小孩用开岔的木棍捅他，这样，可怜的小东西发出尖叫会吸引像我这样的潜在顾客。小孩们咯咯笑着，快被激疯的鹦鹉用他的弯勾黑喙叨着木棍，抖动桔黄色冠子像印第安战旗，嘴里用中文咒骂他们。我心里怦然而动，但我走开了。在远东的城市我已经目睹了太多的暴行。我感到对人类的残忍无能为力。

“他王八蛋！”我听见鸟在尖叫。（直译成英文：你是乌龟蛋！）

我一下惊呆了。这句骂人话英语听起来并不那么糟，但对中国人是个可怕的侮辱。其他类似的骂人话我

只听父亲用过。父亲13岁以前在中国内地长大，他父母是中国内陆传教团成员。他告诉我当他父母出去传道时，他跟那些异教徒厨师混在一起，就这样学会了汉语，骂起人来像个地道的中国人。我回头看去，鸟显然很难过，红褐色眼睛因恐惧和屈辱而凸起，锋利的喙子已经干裂，白色的羽毛脏乱不堪，粉色秃斑玷污了前胸和大腿，我可以看到他腿上的链子拴得很紧。尽管如此，他还是那么美丽，让人不忍离去。他用极度痛苦的眼神哀求地望着我。虽然我一直强烈反对买野生鸟或其他他不得不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但我还是冲动起来，想把这位落难者从人类的野蛮中解救出来。他的确勇敢，虽完全陷入困境仍蔑视地反抗着，维护自己的尊严。

当然小贩早就注意我了。“嘿，小姐，买鹦鹉吗？”他嗓音沙哑，英语极差。“他，很机灵，说很好的汉语，200港元OK？很便宜。OK？”

“你在哪弄到的？”我问道。

他知道自己得手了，用肮脏弯曲的长指甲掸一下成吉思汗式唇须，然后揪一下下颏上乱糟糟的稀疏的灰色络腮胡，干笑着，露出几颗有槟榔印的牙齿，越发卑琐可疑。“澳大利亚，”他说，“用很多鸦片跟水手换的。”两只枯瘦的手做出握鸦片烟袋的动作，嘴里深吸一口，用眼神暗示着我。

我表明自己对鸦片不感兴趣并问他搞到这只鸟有多久了。

“可能有4年了。”他竖起四根被鸦片熏黄的枯瘦的手指。很难相信这只美丽的鹦鹉已经遭了4年罪。

“我出50。”我听见自己说道，希望他会拒绝而结束这一切。

他显然惊呆了，口水挂在胡子上，小眼睛里满是泪水，呜咽道：“6个孩子，要养6个孩子，你喜欢鸟吗？OK，100元，不再还价，OK？”

鹦鹉突然决定自己成交。“OK，OK！”他反复模仿着小贩的声音，昂起头直视我的眼睛，那目光是恳求也是命令。“OK，OK！”他命令着，好像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的思绪开始加速。把这么一只邋遢可怜的鹦鹉带回家怎么解释？我已经有4个孩子和孩子们从街上捡回来的3只猫，还有我丈夫托平，整天忙于为《纽约时报》报导越战。在莫斯科住了3年，最近刚到香港，客厅没有任何家具，餐厅没有椅子，甚至没有餐桌，买只鹦鹉？我疯了吗？我准备走开。

“OK，OK，OK！”鹦鹉喊道，声音非常急切。我又看了他一眼，“好吧，OK，OK，OK！”我模仿着他的声音。我还有什么别的选择？我开始为自己的无理行

为辩解。对了，他出身澳大利亚，我是加拿大人，我们同属英联邦，我怎能抛下自己的同胞不管呢？还有，今天是10月2日，大女儿生日，我还没准备礼物。太好了！就把这只鹦鹉送给苏姗作生日礼物。这也说不通。“80元怎么样？”我心里明白自己本不该开口。

“好吧，OK，OK，OK！”鹦鹉答道，这次他的声音怪怪的，有点像我。

“嘿，嘿，嘿，”小贩得意地怪笑着，“OK，女士。”

“嘿，嘿，嘿，”鹦鹉也怪笑着。

小贩把鸟递给我，他的脚还拴在架子上，我把钱递给小贩，孩子们和受虐的玩具挥手告别，交易结束了。我当时根本没想到那小贩恶意的笑声还要响很长时间。

时间是下午5点左右。15分钟前生活好像还很简单，而现在我有了一只疯狂的鹦鹉。我该拿他怎么办？我当然不会拴着他或把他关在笼子里。我心里明白不该买他，可自从我们目光交流后我知道我不能把他丢给那些虐待狂不管。首先得给他起个名字。我想叫他苏格拉底，因为他看上去那么智慧又遭人误解，但最后还是选定叫张查理，因为我们是在神秘的远东，而这只鸟是我漫长旅途中遇到的最具异国风采的角色。

第二章 查理有了一个家

Charlie Finds a Home



1899年,奥戴丽的传教士
祖父母汉娜·朗宁和海尔
沃·朗宁全家在中国。左
边是时年5岁的切斯特·
查理的“姥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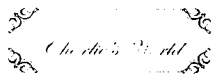


第一次碰到查理是在1963年。尽管现代化已经渗入闹市区，猫街依然拥有古老中国的奇妙氛围。我们准备回家时正是快吃晚饭的时候。街边的面条、饺子铺烧着煤炉，各种奇特的蔬菜和肉在酱油和虾酱中煎炒，还有葱头、大茴香和上百种调味品，整条街弥漫着诱人的香气。我买了几个饺子。查理突然兴奋起来，挺起胸膛，趁我不注意突然伸爪抓起一个饺子，用有力的喙撕开，然后一口吞下里面的肉馅。等他吃饱再教他礼仪似乎是明智的。他又抓了一个饺子囫圇咽下，我们沿着猫街走向闸口。丝绸和古玩店中间夹着道观

和佛寺，金色的大门里飘来供香的芬芳。查理好像害怕影子和强光，在橱窗里看到自己的影像就怪叫起来，还扑腾着翅膀。他好奇地看着我给观音菩萨上香，希望两个异类的这次奇遇能带来好运。

我们继续穿过狭窄的小巷，刺鼻的咸鱼和等着晾干的鱿鱼整齐地挂在竹杆上，芹菜根的湿霉味和古玩店敞开的门里飘出的香甜的檀香味混在一起。橱窗里摆着牙雕、新老玉器、细瓷和景泰蓝花瓶、纸灯笼以及龙和其他怪兽的漆像。查理毫无兴趣，但这些店铺的氛围和气味总让我想起祖父在加拿大西部的小阁楼。

祖父海尔沃·朗宁 1908 年从中国回来。他和祖母汉娜作为路德派传教士与中国内地传教团一起在北京和湖北省的襄樊呆了 17 年。他们躲过了义和团运动并且目睹了满清王朝的覆灭。像当时在中国的许多外国妇女一样，祖母死得很早。36 岁时，她被亚洲口炎性腹泻击垮，当时是不治之症。祖父带着 7 个孩子回到加拿大，4 个男孩，3 个女孩，其中有我父亲，当时 13 岁。他们在北阿尔伯塔省的和平之河区安家落户，男孩孩子们在林区清理出的所有空地都属于我们家。我们家从中国回来时带着一个樟脑树根制成的篷车，里面装满了东方的奇珍异宝。祖父和他的儿子们在自家林地砍下漂亮的树建成一个两层小阁楼用来存放这些宝贝。



我们的大家庭，包括各路表亲、叔舅、姨姑每年夏天都去看望祖父。大人们在一间现代化的水泥屋子里享受片刻的宁静，而孩子们就围着小阁楼兴奋不已。在我4岁的一天，我7岁的哥哥艾尔顿发现阁楼倾斜的屋顶有个活门。对那个年龄的孩子来说，有活门当然就要进去看看。我们很快找来梯子，艾尔顿爬上去慢慢开了一半，探了一下就撤了回来。

“OK，”他露出甜蜜的笑容“奥戴丽，你先进去。”

“让梅梅先进去行不行？”我恳求地看着6岁的姐姐，“我太小了。”

“我太大了，”她马上说，“只有你能钻进去。快上，我们就在你身后，别像个胆小的毛丫头。”我爬进那个黑洞，他们确信我还活着就跟了进来。

汉娜和海尔沃·朗宁及他们7个孩子中的4个，1904年于中国。从左至右：耐列丝·切斯特（作者的父亲）、阿尔马和婴儿塔尔伯特。





一战中穿加拿大皇家空军制服的切斯特·朗宁。他当时是空军中队长兼空军情报处长。

除了活门透进来一丝光线，屋檐下漆黑一片。等眼睛适应了光线，我们看到了恐怖的景象。直到今天，一想起当时的情景我还会心跳加速。那些龙长着红色蜿蜒的身体和金色的头，正盯着我们。瓷狮子和不知名的怪兽躲在满是灰尘的椽子下时刻准备跳出来。一个巨大的红漆大肚弥勒佛坐在那儿嘲笑我们，眼前的一个杉木箱上站着一个大胡子老头，样子古怪，一双闪光的玻璃眼珠直盯着我们，像活的一样。这就是那些邪神恶鬼，祖父讲了很多有关他们的故事。

“快离开这儿！”艾尔顿喊了起来。我们哆哆嗦嗦地滚下梯子。

“那就是中国吗？”我问梅梅和艾尔顿，他们都生在湖北省，当时父母在祖父母创建的教会学校教书。我嫉妒他们因为自己不幸生在荒凉乏味的阿尔伯塔，老想着没赶上那些好玩的事。现在我不太肯定了。父母亲把他们带回加拿大时，他们还是婴儿，但对我来说，他们是中国问题的权威。

“是啊！”艾尔顿说道“那就是中国，不过别告诉别人你去过那儿。”

那就是我的首次中国之行，现在我第一次讲出来。我第二次来中国是1946年，中国正打内战，父亲是驻南京的加拿大外交官，我在南京大学上学。从那以后，我多次去中国，但在我找到猫街和查理之前，哪次都无法与祖父阁楼里的首次中国之行相提并论。

等查理填完肚子，我们穿过一条梯子般陡峭的老街。两边店铺林立，那些漂亮的字体织成垂直的广告，而我们目不斜视，一路小跑奔向闸口的星星渡口，我的车就停在那儿。傍晚的雾气从水面升起，很快，崎岖山路两边的桔色灯光就看不清了，这座富有传奇色彩的殖民地岛上的富人和名人就住在山顶。在香港过马路总是要冒生命危险，但查理早已适应了这种混乱，

嘴里不停地叫着“OK, OK, OK。”好像在让我放心。女王大道上翻滚着古老中式和现代英式交通工具的混流，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完全忽视走路的人。三轮车上的乘客神情紧张，车夫朝更易受伤的两轮黄包车使劲按铃，这些戴锥形帽穿草鞋的苦力使出浑身力气穿梭在街头洪流中，周围全是塞满中产上班族的红色双层巴士和驶向山顶“上流社会”别墅的罗尔斯·罗伊斯。

从车上我们可以看到港口的全景和中国大陆阴影晃动的群山铺展在眼前。万船渔火像萤火虫一样跳动在“芬芳之港”四周；小舢板上，母亲们在船尾奋力摇动巨桨；蹒跚学步的小孩儿拴在甲板上玩耍，晾的衣服像旗子一样在风中飘摆。装饰华丽的灯笼高挂在杆子上，一部分乘客停在港口香港这一侧，其他人要在星星渡口登船穿过一英里的海峡回到九龙半岛。甲板两侧的电灯在水波中显得模糊不清并且使船只显得好像大了一倍。深水处，那些黑色寂静的中国平底帆船机敏地躲避港口的巡警。东南风吹涨了那些五颜六色的船帆，把它们吹过雷岳关，把更多的难民从大陆偷渡到已经过分拥挤的英属殖民地。

英国驱逐舰和美国战列舰就停在港口中部，随时待命，这让香港人想到越战是如此之近。明亮的小圣诞树装点着满是枪炮的甲板，欢快的气氛与四周极不

